



写作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0-11

齐鲁晚报

2021年5月10日
星期一

思想光华
文字魅力

□ 美编：陈明丽
□ 编辑：向平



【闫红说红楼】

弱者做不了好母亲

□ 闫红

现实里，晴雯和宝玉最亲近，对他有着模模糊糊的梦想，但她去世之前，扯着嗓子喊了一夜的，是娘。虽然关于母亲的记忆，早就淹没于杂沓过往，但在最后的时刻，她仍然以呼喊为手臂，伸向虚空里，想要抱住那份温柔与安宁。

母爱不是《红楼梦》的主题，但却像一根金线，编织在字里行间。贾琏和贾蓉为人处世颇有差别，却有一种相似的丧，即便作恶，也不似被母亲溺爱的薛蟠那样作得生机勃勃，倒像是无可依凭，不如放纵。

理论上母亲是我们灵与肉的双重护佑，有妈的孩子是块宝。然而，人间事，常常并不这么简单。有各种各样的女人，就有各种各样的母亲。“女人本弱，为母则强”作为一句口号足够铿锵，事实上，弱小的女性当了妈，也不会秒变金刚，她的那种弱，渗入母亲对子女天然的控制力里，倒有可能形成一种“弱伤害”。

比如怡红院里有个芳官，原本是元春省亲时采买的小戏子，后来转岗给宝玉当丫鬟，上面指派了一个老婆子做她干娘。这老婆子不是个省油的灯，处处克扣她。宝玉，袭人看不过去，派出麝月去威吓那干娘。

麝月不如晴雯美貌，没有袭人温柔，却有一长处，特别会讲理，她这样跟这老婆子讲理：“你且别嚷。我且问你，别说我们这一处，你看满园子里，谁在主子屋里教导过女儿的？便是你的亲女儿，既分了房，有了主子，自有主子打得骂得，再者大些的姑娘姐姐们打得骂得，谁许老子娘又半中间管闲事了……”

长篇大论，有礼有节，中心思想就一个：想教导别人？先撒泡尿照照镜子吧。这老婆子挨了劈头盖脸这么一通训，在宝玉、袭人以及芳官等人面前算是气焰转弱了。但是有一种弱者，是需要欺负比自己更弱的人，来重建信心的。她转身拿亲闺女春燕出气，不承想，却捅了更大的马蜂窝，差点砸了饭碗，还要被拖到角门打四十大板。这婆子方弄清自己和女儿的力量对比，泪流满面，央求完袭人，又去求女儿春燕为自己说情。口气那叫一个和软。

“巨婴”这个词已经快被用烂了，但是当弱者变成母亲，非巨婴两个字不能形容，她们会把所有不能承受的压力，转嫁到她可以控制的人身上。春燕娘是这样，赵姨娘也是这样。

赵姨娘是贾政的妾，在荣国府里，算半个主子。一说到“半个”，就是一个又尴尬又微妙的词，赵姨娘自己想朝“整个”上靠，其他人看她，则是一半都勉强，芳官就老实不客气地说：“梅香拜把子——都是奴儿。”

自我认知和他人判断高度不匹配，导致赵姨娘的不甘心不服气，这不甘心不服气露过几次头，立马遭到王熙凤雷霆万钧的打压，赵姨娘大气也不敢出。其间她也想使点坏水什么的，奈何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最终只是白白给装神弄鬼的马道婆写了五百两银子的欠条而已。

赵姨娘搞不定这个世界，女儿探春就成了她的“人质”，再怎么着，这个“才自精明志自高”的探春是她生的，她要探春和自己站在一个阵营里，和这世界对抗。

但探春已经觉醒，拒绝被她控制，两人之间不觉形成了一种对峙。赵姨娘是“过两三个月寻出由头来，彻底来翻腾一阵，生怕人不知道（探春是姨娘养的），故意的表白表白”，探春本人却要拿出小姐的款儿。俩人的关系，像李宗盛的歌里唱的：一人挣脱的，一人去捡。

似乎总是探春赢，母女的每次过招，都是探春获得点赞和支持，赵姨娘灰头土脸，落荒而逃。但这就是探春和赵姨娘关系的全部吗？探春撇得太清，反而令人疑惑，何况书中有蛛丝马迹显示，她们娘俩儿私下里的关系可能又是另一回事。

每次赵姨娘出点什么事，探春第一个着急上火。赵姨娘和芳官她们打架那回，匆匆赶到的探春，当众倒是一口一个姨娘，不疾不徐的一番大道理说得赵姨娘哑口无言，转头却对李纨和尤氏叹道：“这么大年纪，行出来的事总不叫人敬服……这又是那起没脸面的奴才们的调停，作弄出个呆人替他们出气。”

“这么大年纪”“呆人”，这样的用词里固然都是责备，但未尝没有一丝心疼可怜的意思。之后她越想越气，命人去查是谁挑唆的，痛恨别人欺负赵姨娘，也不在乎别人记起她是姨娘养的了。

你可以讨厌你的母亲，但你无法抛弃她，她的命运必然有一部分是你的，绝不是以理性就能解脱。探春怨恨自己的出身，但这怨恨，也使她对母亲的处境感受更为深刻。她们相爱相杀，共生共长，她们的关系，有点像《西游记》里那个神奇的绳索，越是挣扎，就被捆绑得越紧。

1987版电视剧《红楼梦》里，探春远嫁之时，披着大红斗篷，赵姨娘含泪相送，探春的眼睛里亦有许多未尽之词。赵姨娘纵然有再多不是，此刻，也只剩下作为母亲的一种弱。甚至，看着远嫁的女儿，卑微如赵姨娘，都不可以以母亲的身份痛哭一场，这是最彻底的悲伤。

后四十回里，赵姨娘却是另一种恶毒：“却说赵姨娘听见探春这事，反欢喜起来，心里说道：‘我这个丫头在家忒瞧不起我，我何从还是个娘，比他的丫头还不济。况且淌上水护着别人……如今老爷接了去，我倒干净。想要他孝敬我，不能够了。只愿意他像迎丫头似的，我也称愿。’”

迎丫头是贾赦的女儿迎春，出嫁一年，就遭受家暴折磨而死，赵姨娘再蠢，也不会盼着自己闺女落那么个下场。

而《红楼梦》里最弱的母亲，当数一个不怎么有名的小人物——金荣的母亲。

金荣的姑姑嫁给了荣国府的外围亲戚贾璜，人称璜大奶奶。这位璜大奶奶，空有主子的名头，并没有主子的实力，经常跪求凤姐把东西借给她拿去当——估计凤姐那里有许多一时用不着的东西，比直接借给她钱要妥当。

金荣却是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主，靠着姑姑的关系进入贾家学房之后，不好好读书，成天价争风吃醋，先是得罪了秦钟，随即又呛了宝玉，最后胳膊扭不过大腿，以磕头认错收场。

金荣咽不下这口气，在母亲面前嘀嘀咕咕，他母亲胡氏先不管其中是非，只要金荣安静下来，理由是：“人家学里，茶也是现成的，饭也是现成的。你这二年在学里念书，家里也省好大的嚼用呢。省出来的，你又爱穿件鲜明衣服。再者，不是因你在那里念书，你就认得什么薛大爷了？那薛大爷一年不给不给，这二年也帮了咱们有七八十两银子。你如今要闹出了这个学房，再要找这么个地方，我告诉你说罢，比登天还难呢！你给我老老实实的顽一会子睡你的觉去，好多着呢。”

这段话太可怕了，在胡氏眼里，学房里的福利之一，是能结识薛大爷。薛大爷为什么给金荣银子，胡氏真的不知道吗？她吐出“不给不给”四个字，说明也知道薛蟠给钱给得不是特别爽快。即使作为玩物，金荣也不是最受宠的那个。

是这妈妈太财迷心窍，将钱财看得比孩子还重吗？肯定不是。胡氏是个寡妇，就守着这个金荣，攒下来的钱也是给孩子买件“鲜明衣服”，剩下的还是留给他。

寡妇熬儿，这个孩子是她全部，她想要他过得好，只是作为弱者，她没有能力评判什么叫做“好”，只能去模仿她眼中的“强者”。有地方念书，有好衣服穿，还能剩几个钱，就是她眼中的“好”了。至于这“成功”之下，是否藏污纳垢，有没有被欺辱，她不去想，也不敢想。唯恐有任何变故，毁坏了这“成功”。

但心中还是会觉得憋闷吧，不然也不会到小姑子璜大奶奶那里讲述。璜大奶奶经常跪求凤姐，此刻在寡嫂面前，却也要抖起威风，声称自己要去请秦卿理论。这把胡氏吓得不轻，求她一定不要去：“别管他们谁是谁非。倘或闹起来，怎么在那里站得住。若是站不住，家里不但不能请先生，反倒在他身上添出许多嚼用来呢。”

虽然金荣本人并不是没毛病，但胡氏的回避不是理亏，而是弱者的畏缩。她甘愿被现实碾压，唯恐没有资格谄媚，还以为都是为了孩子好。听上去虽然极品，但是，在生命的尊严与生存的压力面前，有多少为人母者，不曾给孩子这种“弱伤害”？

我们总是歌颂母亲，但是，母亲只是一种天然属性，没有那么值得歌颂。就像胡适所言：“树本无心结子，我也无恩于你。”只有那些克服了自身的局限性，帮助孩子塑造出更为健康的人格的母亲，才是了不起的母亲。要想实现这一点，我们这些做母亲的，首先自己要强大起来。

【泰山野物】

喜鹊飞向家的方向

□ 夏海涛

泰山有128种鸟类生存，虽然数量众多，但是大多散落在无穷无尽的山林田野、水库河边，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了它们的存在。更有许多鸟是候鸟和旅鸟，只是固定在冬季、夏季或者春季出现，于泰山，它们是一群匆匆过客。那些泰山的常住居民——留鸟，一年四季出现在我们的视野，无论春夏秋冬，总是和我们相聚在一起，因此在感情上，才更觉得这是自己的鸟，内心总有一种割舍不断的亲情。

与喜鹊同一科的还有灰喜鹊、秃鼻乌鸦、大嘴乌鸦、黑乌鸦、寒鸦等，都是泰山留鸟。我穿越泰山去济南的路上，总要在海拔100米到700米的山谷与山峰间穿梭，道路两边的树上，有各种各样的鸟在飞翔。

只有喜鹊，可以从低洼的田野飞到高海拔的山林间筑巢建窝，而那些灰喜鹊和乌鸦们，则大都生活在低矮的田间乡村，高山上很少见得到。

每到秋冬之际，寒风渐起，吹落了树上最后一片残叶，泰山便进入到冬眠的时候。每天除了一成不变的太阳从东面升起落到西边落下，就是偶尔的风打着快马，吹着口哨，整齐划一地切开天空，把明亮的天空搞得昏暗。这时候，连大地都放下身段进入冬眠，唯有黑白分明的喜鹊，两两结对，一前一后飞翔空中，它们的嘴里，衔着一根枯枝。它们迎风飞翔的样子，笨拙而坚定，将一根又一根的枯枝运上高高的枝头。

我几乎每周一次往返于山中，所以每次见到路旁的喜鹊窝，就有了一种动画般的跳跃膨胀感：一棵光秃秃的树上，突然有了几根树枝，突然又大了一些，突然就肥硕了……没过几周，一个近乎圆形的巢就建成了。

我们和喜鹊，各自生活在自己的空间里互不干涉，从几千年来它们不离不弃一直选择和我们相邻而居可以知道，它们对我们没有敌意，是信任我们的。

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，当我看到路边低矮的树上有一个硕大的鸟巢时，内心会产生巨大的安慰；而看到喜鹊把巢建在高压线铁架上时，内心也会有一种深深的失落。

宁愿选择钢铁而不选择树木和人类，是因为喜鹊受到过不为人知的伤害。它们内心缺乏安全感，才放弃了千万年中进化而来的习惯，选择了冰冷的高压线杆。或者被蛇伤害过，或者被风吹落过，或者是被人伤害过，总之它们选择了更高更远更坚硬的铁，选择了冰冷和孤独。

每次行驶在盘山道上，看见箭簇一样的喜鹊，舒展翅膀，射向远方，就会想，那里必定有一个村庄，有一棵大树，有一个用粗陋的树枝扎起的温暖的家。

家，故乡，这是中国人内心最隐秘最柔软的地方，它随时会引起太平洋一样的激荡——不管你身处北极还是南极，也无论你身在喜马拉雅还是潜水在马里亚纳海沟，这个词都会激荡在你的胸膛。

泰山上，两只喜鹊飞过，击中了所有人的目光……